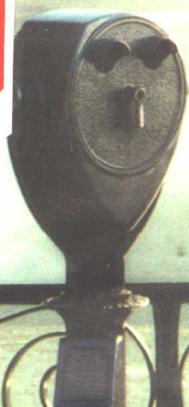


跛者之路

何戎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J247.5
136



* T 0 1 4 6 7 6 *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跛者之路

何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跛者之路 / 何戎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10
ISBN 7-5059-2790-6

I. 跛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1173 号

书 名	跛者之路
作 者	何 戎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解 放
责任印制	邢尔威
排 版	北京华茵文化印务咨询公司
印 刷	隆昌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8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790-6/I·2080
定 价	14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赠
给

在人间身体或心灵受伤的朋友们！

——
何戎

目 次

第一章 一刀开篇	(1)
第二章 亚美利加	(68)
第三章 业余老板	(132)
第四章 矛盾世界	(195)
后 记	(256)

第一章

一刀开篇

我缺少一个英雄：真是个不寻常的缺陷……。

拜伦《唐璜》

美国，加利福尼亚。

王榭，提起派克金笔。尚未开笔，已经泪如雨下。脸上辛酸的微笑止不住泪水顺腮而泻——他想起了二十岁生日时，在医院蒙头痛哭，等着挨刀的那一幕。

公元一九六八年。王榭在农场种地。

命运的星辰改变了轨道。

上海市级“申成”排球队招选球员。王榭报了名。他身高一米八十四，下农场前是金星中学排球主力，他不报名谁报？

技术考核项目很全面。

王榭会发上手飘球、大力球甚至跳发球。接发球、传球不必说，更能作优美的鱼跃救球。王榭的弹跳本来就特好，加上，她，燕儿也不顾“正生着他气”赶来观看，所以，考核扣球时，王榭兴奋，技术发挥淋漓尽致：助跑跃起，肩膀几乎齐网，而且在空中停顿一下，然后重重扣下，球击在三米线内……

众人惊讶。

刘燕面色通红。

主教练微笑。

考核结束，主教练请大家先各自回原单位等候通知。

王榭整理衣物，刘燕掏出手帕替他擦汗。

市体育部一位姑娘走过，瞟了王榭一眼，悄声说：“喂，一号种子，内定中选啦。”

刘燕问：“真的？”

姑娘：“嘘，小声点儿。”

王榭跳起大叫：“爽！”

王榭冲向篮球架，跃起，双手抓住篮框，连做了两个“引体向上”。又跑回刘燕身边，翻一个“腾空跟斗”。

刘燕：“臭美。”

王榭嬉笑：“待俺打进国家队，找个比你还美的小丫头。”

刘燕傲气：“在中国，找得到吗？！”

王榭一愣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那，去美国到好莱坞提搂几个。”

刘燕生气：“做‘美’梦！”

王榭讨好地说：“燕儿最美；王榭最棒，成了罢。”

刘燕笑：“头一句还差不多。好了，吃饭去吧。”

王榭道：“噯。老样子，两大碗咸菜肉丝面，小丫头吃不完的，也归我完成。”

刘燕道：“不，今天得吃好的。”

王榭道：“我可没钱请客。”

刘燕道：“废话，我带着钱。”

王榭扮了个鬼脸。

两人春风满面地走出体育馆。

幸福，真幸福。

晚上，王榭向全家宣布这个好消息。整晚全家人都在愉快

地谈论“体育天才”的光明前程。

“大姐，”王榭临了说，“体检医师说我左脚脚跟内侧有个肿块，最好在入队前割了它。”

“噢？”大姐说，“明天到我们医院门诊部，直接找马医生，他很细心的。”

第二天，王榭到肿瘤医院作了切片检查，本以为开个小刀就可以回家，结果被院方留下，转入住院部。

王榭纳闷。

刘燕闻讯赶到：“什么病得住院啊？”

王榭道：“大姐是医生，总是小心再小心，小题大做。记得不，燕儿，上回那两个浑小子捅了我一刀，咱还不是没事？！脚上割块肉，算不了啥。”

刘燕动容：“还说呢，上次那一刀，差一两分就刺到肝脏啦！为了我，你真敢拼命。”

王榭笑：“我胆小。不过嘛，谁想欺侮小丫头，可不行。”

刘燕说：“听话，别什么都不当回事的。今天我得回单位做工资报表，明天请假来陪你。”

一天一天过去。

院方对王榭作各种检查。

大姐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暗。

终于，医院正式通知，王榭左脚的肿瘤是高度恶性的。必须在小腿部截除左脚，并且，不排除癌细胞已经扩散的可能。

晴天霹雳！

王榭首先想到，锯了脚，成为“跛子”，跳不起，如何扣球？更不用说从“申成”队再进入国家队了！

王榭，蒙起被单大哭。不意立时引发了整个病房的“痛哭

大合唱”，为了近在眼前的不幸而绝望。

肿瘤病房，实乃被癌症判了死刑的囚牢。

医生和护士没有来安慰，他们见惯了。

几天前，王榭带着阳光入院；现在，被单里一片漆黑。

王榭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：当他被送进火葬场，人们来“告别”时，见到的竟是一具缺脚的尸体，多么扫兴，多么丢人现眼……。

泪水流干，王榭痛快了一些。青春年华，从未如此畅怀流泪，竟隐隐然感觉蛮过瘾的。

隔壁病房又死了一位肝癌病友。

王榭想：“自己尚未死，留些泪水到那时再流罢。”年轻的他，哪知，人，除了面对残疾和死亡，还有多少事“需要”泪水，得节省使用。

手术提前进行。

大姐疼爱小弟，惟恐癌细胞从检查切口迅速转移。

因为决定先行腰部麻醉，所以王榭明白手术过程。不痛，只觉得左腿被搬弄，不久，发出一股焦臭味，如同烧焦猪肉而又忘记加入调味料。是医生在用电刀切割、截锯。

王榭回头，看见向来坚强的大姐在擦眼泪。

院长也披着白大褂进来了。他拍着大姐的肩说：“小王医生啊，别难过。我们年轻时在战场上，许多战友失去手脚，战斗还是进行嘛。你的小弟，以后可以坐着工作，我看他仪表出众，以后并不用担心讨不到老婆哦。”

大姐苦笑：“小弟他最喜欢运动……。”

婆婆因为王榭的病，已卧床不能起来。

“造孽啊！”老人叹息又流泪。

爸爸拖着患肺病的身子来看王榭，以他特有的儒雅风度说：“缺只脚有何妨？照样看书下棋。不能奔跑跳跃，心境倒会宁静，宁静致远嘛。人生的高层境界在于思维。”

妈妈流泪。王榭心疼：“妈，别难过，你儿子我，挺得住。”

妈妈哭着说：“不难过，心肝宝贝，自小到大，你一直太完美，太顺利，现在残废，算是破了相，会长寿的。妈心安……”泣不成声。

哥哥默默不语；二姐掩面痛哭。

……

王榭说：“都累了，回去歇着。刚做完手术，我想睡睡，再想想。”

是的，王榭得想想，暂时不死的话，如何走这“跛者之路”。他，才二十岁唉。

想什么呢？

“刘燕”这个名字，首先跳出来。

“不能想她。”王榭打住，他不敢想她。

爱，到了极致，浑然忘我，不自私。

“排球，”王榭想，“大概是打球太嚣张，造了孽。”

王榭记得，金星中学篮球校队训练时，王榭常常故意跑去用排球作一个漂亮的灌篮动作。篮球队员个个气得眼睛翻白，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手，可以碰到篮框。

“这太伤人自尊心，”王榭此刻想：“锯我的脚，也许是报应吧，唉。”

“还有‘画画’，有没有造孽呢？”

王榭回忆到更早的初一、初二时候——

初中一年级第一节美术课。

丁老师讲“故事”：他的导师是留法归来的画家志坚先生，时年三十有二，未婚，或者说他看不上所见的任何一位小姐。那年暑期，有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建平女士作肖像画模特儿，身着白绸连衫裙坐在紫红色的钢琴边，仅仅一个暑假两个人由素不相识到热恋，开学时已经结为连理，是一时之风流佳话。据说，当时有位何姓豪绅，愿出三千现大洋购买，然而志坚先生和建平女士却婉言拒绝了，因为画儿凝聚着才子佳人的爱，而爱情是无价的。

这个富于浪漫情调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王榭少年的心灵。下课，王榭报名参加美术组，一头栽入画室两年多。除了画石膏像练基本功之外，也“创作”了一些好作品。反映他热烈豪放浪漫开阔的情怀。另外，王榭的曾祖是高风亮节的名画家，也许从前辈那里，王榭得到某种遗传基因。

王榭，本是名门之裔，祖上文武高人辈出。

丁老师说，他教画三十年，认定可成大气者，唯有二人，王榭是其中第一人。

也许是静极思动，也许因为进入发育阶段，身材迅速长高，初三开学时选拔排球队员，王榭报了名。

选拔赛开始。

人分两队，对方发球，是下手球，俗称：“老太婆球”。球刚过网，王榭灵感突发，跃起一击，扣在三米线之内。

群情哗然：一个刚升初三的学生，在比赛开始，就一击扣死对方发球，其才其勇可佳。

校排球队教练沈老师立刻同意王榭入队。

课余时间有限，参加排球队只好退出美术组。据说，为此，丁老师有一阵子不理睬沈老师呢。

排球队的训练非常辛苦，然而，王榭作为主力扣球手，风头出尽，快乐胜过辛苦。那时候，“出风头”是王榭跌打滚翻的动力。

想起在造船厂的比赛，王榭有一局连扣七球，净得七分。沈教练得意。王榭也得意。赢球返校时，一位女生忘了带回新毛衣，另一位女生更是连照相机也忘了带回，偏偏又是漂亮的女生，王榭忘乎所以了。

“这也是自己的罪过吗？”

王榭叹：“我在美术组和排球队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，上天要罚我了。”

又叹：“那些美好的时光真正是美好！”

美好时光太短。

王榭躺在六二二号病床上，骂道：“六二二，晦气的数字；六二二病床，倒霉的床。”

可惜，手术后，六二二病床的探客特别多。

有王榭小学、中学的同学，“文革”的战友，农场的农友……。

除了她，她还没有来。

探病的那一套，不说也罢。无非是安慰、鼓励、叹息、甚至抹泪。

时正夏日，不能盖被。王榭锯了脚的腿像一段木棍，不堪入目。王榭无地自容——这一回，真是丢尽了脸。“二十年英名”荡然无存。王榭“绘画天才”、“排球明星”的自尊支柱被折断，由自傲在一天之内蜕变为自卑。

在一般人面前尚能强作镇定，维持“平静安详”。

然而，“刘燕”，令王榭不安的是她。

王榭盼望她来，又害怕她来。

“千万别来啊，燕儿！”

刘燕与王榭之间，有着 LONG STORY（长故事）。两人相处无拘无束，谈话从未正式涉及“情爱”。然而，刘燕是第一个被王榭抚摸过手臂的姑娘。

柔美嫩润的玉臂。

刘燕的家离王榭的家很远，但是，每逢工休日，王榭便不由自主地往她家钻。也奇怪，每次王榭去的时候，刘燕总是在家，她使用调休怎么如此巧合。

王榭与哥儿们厮混时，抽烟，在自己家里不敢，大姐是医生，要训斥的。在刘燕的闺房里，王榭居然掏出烟，悠然点上。

刘燕嗔道：“不许抽烟！爸、妈知道还得了。”结果，也不过是打开窗子，又开起电扇，对着王榭的方向猛吹而已。

刘燕的妈妈对王榭很随和。只是最近有一次，拍着王榭的手臂说：“瞧，晒得黑成这样，与咱燕儿比，简直一个黑炭、一个白雪。嘿，将来我们家的小家伙还不知是啥模样……”

王榭与刘燕，似懂非懂，木然。

手术不久前的一个工作日，王榭冷不丁又钻到刘燕家。刘燕正躺在被单里睡午觉。见到王榭来，努努嘴说：“我晒了，暖瓶里有水，自己倒吧。”

王榭说：“不渴。”便就坐到了刘燕床边的椅子上。

王榭望着刘燕：浓密散乱的黑发，有着天然的大波浪；白里透红的脸蛋，未施粉黛若施粉黛；弯弯的眉毛，细而黑；那双大眼睛微合着，更显出长长的睫毛；笔挺的小鼻子之下是微动鲜嫩的唇；并且一双坦露的手臂舒展着，表现了青春的曲线美。

王榭忽然激动，心儿“怦怦”乱跳。慌。

王榭假装替她拉正被单，悄悄地抚摸刘燕的手臂。慢慢抚摸着。

刘燕没有睁开眼睛，说：“干吗用锉刀锉我的皮肤？”

她，并没有把自己的手臂缩进被单。

王榭想：现在只要俯下身去，一生的幸福就全有了。真的，一切全有了。

他深情地抚摸着刘燕的手臂，若痴若醉。

但是，没有俯下身——临阵害怕。

男人，对惊人的美丽，常心怀恐惧，在第一次时。

刘燕道：“喂，老盯着我干什么？”

王榭慌中生智：“你闭着眼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，我看书呢。”

刘燕笑了：“就你鬼！”

王榭搓搓粗糙的双手，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刘燕睁开眼睛，似乎有些失望。

王榭解释：“是的，我还有事要办。”脸却红到了颈根。

刘燕说：“算了罢，谎都不会撒。你转过身去，我穿衣服起来，今儿也睡不着了。”

王榭转过身。

刘燕揭被取衣，王榭忽然又转回身来。刘燕急忙用衣服捂住胸口，大叫：“你坏”！

王榭向门口跑去，嬉笑着：“看见了，全都看见了。”他逃走了。

这一次，是王榭报名“申成”排球队前与刘燕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他怕她生气。然而，在体育场考核时，刘燕来了，可见也没有真的生气，或者是，气又消了。

现在，王榭躺在六二二号病床上，忍着锥心的腿痛，决心

不想,但依然不知不觉地回想着与刘燕认识和相处的整个过程:

他们俩第一次遇到完全是偶然。

那一年,王榭十二岁,刘燕十一岁。区里要召开一个欢送青年入伍的大会。新村小学推荐王榭为少年代表发言祝贺;中心小学则推荐了刘燕。征兵办公室宣传部长让两个孩子试讲了一遍,对两个都挺满意,只因为小男孩讲到了自己对军人的敬慕,立志长大也要穿上军装,而这批入伍青年又都是男的,所以,部长决定由王榭登台。

刘燕沮丧,哭了鼻子。

会后,王榭发言的照片又放大了挂在宣传画廊中,刘燕见了,回家就嚷嚷要打死那个新村小学的“小坏蛋”。

在那个区里,谁不知道,中心小学从来是全区排名第一的!

刘燕说:“那个小坏蛋要当兵,我就当官,天天罚他关禁闭!”

爸妈笑:“哪有男兵归‘女将’管的?”

刘燕说:“我偏要,就是要。”

王榭就这样不幸地成了刘燕的“仇家”。

后来,两人在市少年宫夏令营又遇上,王榭并不记得刘燕。

在夏令营,王榭背着老师,一个人偷偷地去走“勇敢者的道路。结果,从“铁索桥”上跌入水池,弄得像个落汤鸡。被老师当场批评“贪玩不守纪律”,是第一个坏典型;相反,刘燕表演了一手好提琴,受到表扬,是一个好典型。

王榭才知道,那个中心小学的小丫头叫刘燕。见她用得意的眼光瞟着自己一身湿淋淋,王榭开始恨她,“得整治这小丫头,至少,也要在她书包里塞上一把烂泥。”

“怨”就这么结下了。双方的。

区里只有一所中学,两人先后进入。

王榭初二那年，美术组要请一位女生作模特儿，作一次肖像画练习。丁老师左选右挑，选中了初一的女生刘燕。

王榭一看模特儿是“她”。立时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。作画时特意抓住刘燕打瞌睡的刹那表情，画出了一个没精打采的俏丫头。丁老师对自己的爱徒很不满意，画展评讲时，说这是王榭最失败的作品。

画展结束时，丁老师请刘燕选一幅带回去。刘燕竟选了王榭的作品。没有人知道，她把这幅画挂床头，天天与之相对。

王榭的恶作剧并没有起到任何“打击”作用。刘燕因为这次当模特儿之故，得到了金星中学“校花”的美称。她，的确是美丽的，最美丽的。

尽管“宿怨”更为加深，但两个人总算是真正相互认识了。

王榭与刘燕，在校园，在路上，常常会遇到，并会相互长久地看一看对方，但从不讲一句话。

王榭参加排球队之后，刘燕从未跟车出校当啦啦队员，其实呢，每次排球队在校内比赛，刘燕总在三楼教室窗口里看着王榭这个“大坏蛋”。王榭从不到歌舞团去看刘燕表演，但常常去偷听“小丫头”拉琴、唱歌。

金星中学有初中部和高中部，当王榭升到高二，刘燕进入高一时，两个人已是该校两大明星。可两个人还是努力表现自己对对方的“藐视”甚至“仇视”。

为什么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让人莫名其妙，只想起了莫利的一句话：“Life is a foreign Language: All men mispronounce it.（生活是一种外语：所有的人都发不准它的音。）”

一九六六年，“文革”风暴骤起。刘燕的父亲率先作为“反

动学术权威”被打倒；不久，王榭父亲也以“政治历史问题”被揪出。

两个明星学生双双落入“不许革命”之列。

现代青年们，你们可知道，那时候，“当上红卫兵，革命大串联”。是何等荣耀、令人神往啊！

王榭胆大，向别人要了一个红袖章，向大姐讨了十块钱，溜出上海。先南下去到韶山冲——“太阳升起的地方”；后北上到达了“红太阳居住的地方”——北京。

王榭冒充“革命”，天天抄大字报。终于忍不住无聊，混在真红卫兵中去到了八达岭，登上了万里长城。

王榭站在最高的烽火台上，眺望蜿蜒的长城如巨龙高卧于群峰之巅，他感慨万千，居然泪流满面。

忽然，透过泪水的模糊，王榭看见一个倩影，多么姣好，如神女现身洛水之滨，却又是那么熟悉。

“啊！刘燕，是你？！”

“王榭，是你？！”

王榭冲上去握住刘燕的手。

“你真美！”王榭脱口说，他忘了“荒唐”。“你真帅！”刘燕回应，竟也忘了害羞。终于，两人冷静下来，松开了紧握的手。王榭问：“你怎么也来到北京？”

刘燕答：“我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，我来看他的。你呢？”

王榭不好意思：“冒充着混出来的呗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，会心快乐地笑了。

于是，滔滔不绝地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急着诉说。

多年的“宿怨”一下子烟消云散。

天快黑了，两人结伴顺阶而下。王榭发现刘燕走路一瘸一